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二十七



新刊 國朝一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

上宰相書八

代人上秦相書

思齋先生



其不肖蓋嘗及復乎詩書之際以觀天下之變然後知閣下其
用不窮而為力之難也今夫天地之運熙然者吾知其為春粲
然者吾知其為夏肅然者吾知其為秋斂然者吾知其為冬來
莫知其所從去莫知其所終動者植者由之以生死出入而莫
見其朕此非天地之所以妙万物者欤往者變亂之興譬如震
雷急雨之驟至勢將傾四溟而覆之閣下雍容其間若無所用
其力一旦雷止雨霽八表清明天下朝厄於亂夕安於內而不
知為之是蓋與天為徒者也尚矣天下易治而難安也今日靖
之今日安之古古今今有如閣下者乎周書凡三十二篇其十
篇為周人作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而所以安夫商人者蓋更

三六一

一

周公畢公君陳三人之力三世之久用力多而就功遲如此退
視武王之定天下何其易易欤及周之衰天下猶未去周也而
商人之風已盡變今邶鄘衛之詩是也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
衛詩十篇大抵多譏刺淫亂而作列國之變風未有如衛之亂
者孔子定為變風之首蓋無然傷之矣以為卒亂周之天下欲
受之余俗也且以三君子之力曼曼乎安之難未久而復變今
閣下有二君子之勞而不淹於三世之久薄海內外洞洞屬屬
與政俱化有周人之安而無邶鄘衛難擾易遷之慮於戲盛哉
閣下之為力也往者罷兵不用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咸遂其生
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仁以曹丞相參歸我母后輔我天子
克致其孝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心以李丞相必顯尚仁義
漸摩矯拂式隆大化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孝似魏丞相證
堅執大誼斷而行之弗撓弗屈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略似
裴丞相度盡反威重摠之朝廷使出于一當此時天下微見閣

下之權似季丞相德裕夫惟有所不可窮也而後用其不窮既已不可窮矣將取其似而言之是以莫得而端倪然則閣下固與天為徒者也其大馬齒老矣不自意身及太平時為賤吏親與二代之英旦暮遇於數千載下彼見其似而已其又以其似者言焉知誦詠閣下盛德休功而不能自已也伏惟財幸不宣

上三丞相書

漢濱先生

某聞古之豪傑之士建大功足大業者往往其人出於勞苦煩辱之中其思慮之所服習筋力之所嘗試皆難能難堪之事故一旦得志於天下則其所立有絕人者昔后稷之播種伊尹之耕稼傳說之版築呂望之漁釣其事至陋而聖賢安之不耻周公文王之子生長於富貴宜若不屑世務然七月所陳無逸所戒莫非稼穡艱難之語聖人豈為汲汲不自暇逸者哉以謂服天下之勞故可以處天下之逸安天下之辱故可以直天下之榮也後世事不務實競為浮誕以收無用之空名平居優游言

卷之五

二

論風旨以傾耀天下及丁变故則茫然不知所為魏晉之際此風尤甚士大夫有盛名處顯位者皆号為風流之士以清談而取世資已而夷狄駭乎疆場英雄發於朝廷盜賊起于山林則向所謂風流之士者皆顛沛失據身死族滅而國隨之如司馬懿劉淵石勒之徒一世巨猾其強悍堅忍之性固已備嘗險阻周知情偽而何平叔王夷甫之流欲談笑而當其衝是猶深閨曲房窈窕女子抗強暴之侵陵豈不殆哉本朝承平既久士風凋弊浸浸有魏晉之風是以因循不日引不月長陵夷而為靖康之禍此有志之士所以嘆惜痛恨於前日也恭惟閣下英姿傑出獨立一世不為風俗所移方天下以浮虛相尚侈靡相尚之時獨儉素是守勤勞是務有識之士固曰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大事則排難而解紛者必公也及其功有社稷位冠群片於人且無二矣且可以安處於富貴然於天下勞苦煩辱之事猶身親之孜孜焉勉勉焉若有督責而程課之者以是知

閣下動烈魏魏誠非偶然其康濟之姿經綸之術皆其平昔之所安行而天資之所固有非矯揉沽激而爲之者也此所以出入將相蔚爲宗臣而豐功茂績無愧於伊周者歟其襄邦之鄙人自幼讀書好考古昔之所以興衰成敗之迹常恠魏晉間賢人君子相望於朝而不免於滅亡及讀孟子見所謂天降大任必先勞苦之說然後知魏晉諸子之所以敗其後身更近世之事而目覩靖康之禍則益信孟子之知言而遐想伊周數公於數千百歲之上恨不得執鞭其時也今者伏遇閣下暫解機務均逸祠官實來是邦而其之賤事在焉欲掃舍人之門有日矣自惟踈賤屢進屢卻既而歎曰伊周數公冢中朽骨願遐想於數千百歲之上而道不一登相公之門是何異夫捨吾之肉而嗜秦人之炙者哉於是自忘其僭易之罪踴躍然而來庶幾一造塔壘望折衝之姿聽綜練之語以激濡衰而快宿志焉若其見辭於閣人得托於典謁則命也伏惟進退之幸甚

上秦太師書

同前

某聞唐虞之道孔孟之孝臯叢稷契之事業初非二物如治金錫以爲器用其羊豕以爲膳羞本末雖殊其實一也書稱堯舜禹臯陶之爲人皆曰稽古伊尹樂道歐馭起而相湯格于皇天後世不知道爲何物不知孝爲何事稽古之列格天之勳判爲二途其間亦有豪傑之士因時乘變能成就其功名者然考之聖賢之事業終无黼黻宮商之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而至於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繼之以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奎而措之之事業陰陽者物所由生形器者事所從出道兼陰陽具形器則凡天下之事物幽明巨細動靜出入變化去爲万殊不齊孰有能外此者濬其源而流自清挈其本而未自李矣故業矣而富有德盛而日新變通至於不窮而事業著乎天下此垂人經綸之極致非浮虛无用之空言也乾之九二以利見之資

及而好學之心自謂過之誠得朝夕門牆之下益聞見其所未
嘗則他日所得於太師之道必又有深於此者不止於一言而
已也不識太師果能收之否乎小子不敢自幸謹獻所為文一
編辱賜覽觀或有可采冒瀆鈞嚴戰慄無地

上秦丞相書

觀堂老人

恭惟靖康之變公卿俯首必心憤憤氣壓不吐誰能攘臂大義
以存趙自任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忠及與魯會又孰不屈垂視
首領義弗受汙嗚呼挺特自繫于然而歸天下於此服相公之
節越自交鋒士耗財殫本根不固安用條枚陛下前一語四海息
肩天下於此服相公之仁和議之初朕北莫見越自疑丞邦伯
服事御士媚者蠹功味者蠹機屹然中流為國砥柱不搖不動
訖用有成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勇嗚呼嘻吁人孰無父輜車其
涯人孰無母駝馭其野雖有天下忍負此責姚虞劉季孰為是
非孟羹之陋千載莫滌有能還之出自艱難父子子母盡哀盡

三二五

五

欣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功不有所定可斐其端不有所守可保
其終自我唱之我又成之如印印泥毫釐不差天下於此服相
公之明往時未靖風塵繹駭戰士縵胡得以自豪拔劍視柱約
策不聽浸淫成風若蠶螫可虞折簡呼來付之司敗鯨鯢已誅幻
謀破碎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武季校幾廢草萊成宮俎豆鍾莞
慘沮失色人用懔枝士用鄙陋太平以來曠典墜儀次第脩奉
化其梟鴟復為鸞鳳劉彼荆棘種之豫章天下於此服相公之
文往時槍擗偷用一切執守冒濫求必有司上功失實超迁無
藝補失版授寒熱在手名器不重朝廷不尊今也不然削去倖
偽與為實真得之以榮失不為冤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法是七
八者豈惟近代十不二三蓋自伊周以降罔能左右號備全者
是以天下不惜氣力盡為誦吟被之朝野以為無始以來未有
是盛望之何人竊去不然又有盛者此皆不与若作是語不有
證據並可截舌恭惟巍巍堂堂聖王先民密相傳授私相畀付

天地或聞鬼神不知堯不詔子禹莫獻父孔子經之孟子盡之
是謂心印以此正身以此格物乾用是闢坤用是闔風雨以時
日月以明江河以流山岳以寧金石以振草玉以生故曰不怒
而威不言而信不思而得不力而行其名曰道字之曰誠与造
物及佗又足云譬之金丹一粒成道騰外变化了不自知腐夫
乳兒觀者怖愕無有罅隙可以繹尋是相公所以經綸事業光
明碩大不自為奇者欵相公之盛庶幾在此子貢曰夫子文章
可得而聞性与天道欲聞不可又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堯舜功德如此而夫子賢之子貢豈誕者哉蓋必有以見之堅
之得以是妄論相公功德術業閎侈如是其必有以出之者矣
雖然不聞孔子之妙而能言之賜禾過矣何則彼嘗從事於此
始知其難而其不知以為苟然至是者亦有間矣音著相公於
此或可少察望之之心列之門墻所不敢覬被之重霧尚足沾
濡恭惟以道養民匹夫被澤無有大小畢冒教育望之竊用自

懇謹以頂踵歸投門下嗟乎日月逾邁便成一世頭顱至此忍
論夙心辛苦為亡亦可悠悠機務之暇憺回念慮一及於此亦
惟其命亦惟其幸望之覬焉

上沈丞相書

同前

望之不佞年十四受方為文三十有一始以名上吏部被命官
四十一得食山中坐四年不敢怨亦不敢悶凡曰進退可否之
量禍福榮辱之機未嘗不講亦不求為空言此其所以不敢怨
不敢悶也國門雖遠有足可至環蜀以山自守而不期出相公
之明如燭不待極言其故而知矣去年春聞天子詔用大目初
視除目坐中人相喧爭微見字傍從水者已喜掣取諦翫爛然
相公之名字即走入舍告妻子趣辦裝吾且朝上國矣於是持
十五口來行七千里風餐霜宿易車易舟及于再三而後能至
亦不敢諱勞非以相公之故耶凡人之情既極斯復故歎者之
極斯笑喜者之極斯憂五行勝囚固然亦有用智相救以至於此

也望之未能不保其喜故不能不憂日夜思有以愛相公而及其身者未得宿黃池夜大雪小兒誦詩至卷耳之章拊手大笑曰有以獻吾公矣因傳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箱者志不在事則雖易得之物屢采而不能盈也嗟我懷人實彼周行者所以興也謂懷義而不能得猶是物也周行者實人於行列使之周徧也是時周非無賢人惟欲其周且徧是以憂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者致其憂之深也爲國者之必有事也猶行道之必有險也卒然陟山而馬病無以繼之也其勢必至於錯愕而無所爲是以且酌其酒而不能憂也此世之臨事者之趣也駸駸而不已至於僕且病亦末如之何故曰我僕痛矣云何吁矣此其所以可憂也文王之時寧有是事而且憂之此二南之盛夫子所以尚之至也其在大雅文王之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士苟不多文王其不寧矣言論之二詩者周道之始終卷耳之詩周之所以興文王之詩周

之所以成望之得見相公平治之興矣復願見其成是以有進於曹說如此若曰是相公之所屢飲何以復進爲然則禮之有饗食豈以其無食而爲之蓋人之相与捨是無以見其懇勤也相公殆無曰常談去者竊謂今日之治勢實在於此相公或容而聽納之天下幸甚非持望之之有幸也

上万俟丞相書

同前

自皇帝分國事以聽相公沈公天下季士如春雷震發百虫皆作耳目蘇醒奮迅羽毛整拂鱗鬣超赴區域昭宣事功望之最爲廷辱跋側志先力弱其來也後苟又不以古之人士嚴其長上者自勉布腹心出話言一竭驚鄙以凡相公之下風是將何以自獻上副相公夙夜忠勤皇帝之心哉万里而來緘箴一言敢用卒吐恭惟寬而聽之幸甚幸甚望之竊思天下事惟其誠無所不可言無所不可爲苟惟不然委曲用意救首救尾卒亦不遂既遂亦無幾矣昔昔者人愛丙魏佐宣帝丙魏固美惟其不

誠故不免有所願惜畏憚而不自盡君臣之間至於願惜畏憚而不自盡嗚呼殆哉于時國家新喪霍大將軍收權在上前日之疑未釋故二公不敢罄盡知術極其設施吉至不敢一言以私恩弱翁惟奏奉行故事漢治至于雜霸而止伊二夫人之由不可專令宣帝任其責也今日朝廷之勢陽似於此而實不佯者陛下聰明寬大聽言如流兩君子溫而莊文而有禮推心勳力無纖芥之嫌朝路寢燕廣內都吁促膝論議密勿不可得而聞但見嚴奉時當進止攸宜官以人授法以國行疊疊然入于藝祖神宗之世矣望之書生習聞古義欲贊而不敢諛欲美而不忘箴且既為是說以獻其又敢以不誠而事相公故敢復道其所聞一二以為繼焉不泄迹不忘遠武王之所以天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方邦咸寧堯之所以盛也望之無狀以為不泄迹不忘遠不如使迹不我泄遠不我忘而後勝嘉言罔攸伏非固不伏之也使無自伏之方野無遺賢非固不遺也使賢

不自遺而後勝天下之大望之不敢知然寓蜀又蜀士蜀材則知之矣事之欲志而賢之欲遺望之以告相公曰無有不曰欺乎且其來而見相公也實不苟然蜀五十州小人固謂其妾君子則曰吾有以知之且以之卜也然則相公豈可不一念之乎

上秦師相贄所業書

洪內翰

某聞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自歐馭走京師手其所為制誥一編執其諸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以謂士當業時文取科第是豈所當為者徒索日窮年而不適於實用復以獻達官第速文簡公獨毅然不頤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掖垣登王堂以致政地優游夷愉若固有之而昔日所為文始盡得施用今夫託質於人明日而索之或得或不而文簡獨謀於心責成於身取於數十年之後若囊中物交手授受嗚呼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某少驚鈍愚質甚下無分毫可采父兄愛之既至而慮其愚宜憊也捐書數千卷俾之讀謝然才拙志廣妾意遠大

不肯錄錄通大義作詩賦與朋曹爭長雄以這時功而取世資
蓋嘗切慕文簡公之志取衆人之所俳笑天下之所背馳者為
之會天子設兩科以取士間有所謂博學宏詞者就求其術或
出所試文章則以制誥為稱首於是私竊喜幸專意繕精與其
一有所成可以謝平生之稱願棘闈既辟一上而輒不偶退因
自取所誦讀之則顛倒披裂漫無統紀頽怛怩而心不寧者數
日是其業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私自憐悼悔其初
心而未能改將來天下之大手筆者北面而事之庶乎其有益
也或教之曰大丞相秦公道德淳備文章雋偉方駕乎前人宗
師乎當世蓋其始也實以此利進晚出之士不能親炙先烈以
增其所不及是亦自弃也已子姑試携所習肅拜道左希警
效之論者乎而某自見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
況在子相吾君所尊禮者豈敢造次而進自納於不測之誅故
足欲前而心輒止終不得使令於前後未幾側聞閣下建万世

之長策安坐廟堂而還數千里不能回之駮駕四海九州之人
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相与安樂百年蓋自今日始元勳偉蹟熙
耀方古章章然不可掩如是方且自視皎然不以富貴自大見
天下士則挽眉折節之不暇士有名一藝抱一長者莫不跨山
谷蹈江湖蓬徙塵之不憚踊躍奮厲于然而歸駢眉累迹趁趨墻
仞規援毫之青春丐啓齒之丘山以為終身極榮者幾人于茲
矣而其猶切畏懦退縮躊躇願望不能仰首一鳴則不肖庶知
將見屏於鄉閭不得齒於士君子之列駸為小人之歸矣是以
幡然起釋然悟洋洋然動其心振衣彈冠願一望履綦於無下
不覓其身之卑言之躁也舊所擬制誥雜文凡十篇謹賦諸下
執事伏惟閣下擴長育人才之心水導而木植之提其耳刮其
目踈暢窮達其聰明俾昭然知所趨避不繆於往復之迹則閣
下於某生死骨肉之賜也某視文簡公庶能為役區區之愚願
安承教而已若曰官盛近諛亡人所諂則非某之所敢知于胃

威嚴俯伏俟命

代上師相書

同前

政和四年某始冠學爲文章事鄉先生張時菴士有自上國持
執事首冠成均論曰天道不言而善應以來先生伸眉揚衡而
觀之蓋一讀而喜再讀而歎三復而語客曰古語去青天曰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斯文天日出天下之事識與不識寶而嗜之
固宜然至其爲人其尚志其將大奮發於異日勛烈盛名且今
古塞宇宙則人未之見而吾獨知之某時樞衣坐隅蓋嘗目先
生餘論昔者庠序與執事游舊矣時雖未甚了寤識而襲藏之
既期而執事擢上第又十有六年今天子行在於越執事自嘗
廬持大漢節旄以歸片言悟合瀕然位都上衮歸厚故舊首以
逸行薦聞上方側席幽人求之如不及東臯蒲輪賁有日矣而
先生留落偃蹇寸進尺退九品之位其可望二頃之田其可食
窘於天定以病不能自還易篋有遺言吾得相公爲人踰二十

文粹十五

十

餘年今將一施之而日薄西山棄於中道曾不得與鼓腹田頭
者共壤而擊豈非命也夫某少讀聖人書在先生之宇下非一
日旅食壁宮一星終矣分儲黍稷齒名上游用志承蜩累三九
而復墜凡七恩春官而卒無成晚効一官代地兩遙師友親戚
之所閱笑故人鼎貴不復何問亦羞報渾見之如瞽無柰素塗
於大澤中接接皇階九死而益固天子其幸事菴相重遂見執
事登元宰宅帝師尋約信於北鄰旋驅車於東朝立大學定郊
祀肅會朝信三王四代之遺風見効炳然俾家室戶曉者如是
而調度乃幾輔贊彌縫聖天子垂衣拱手於上群有司受成於
下四海九州之人無間於貴賤賢愚長少遠迓幸欣欣然遂其
歡心其才不可得而見者人如此士於斯持親得命世大儒以
爲宗師豈翫狼謁屣莫或遑處菴阮瞻三語於默中奮黻蔑一言
於堂下不知其幾何人矣某雖至愚且賤幸生畿甸去相門無
百步之遙不病狂而疑絕遠去而高逝獨張張然灰心於萬一

其則自棄自暴小人之所不為蓋先生之不遇非不幸也命也
其獲覩聖時親盛事而不得擁篲於門下是不幸也亦命也嗚
呼先生已矣而其猶在執事生之以垂死之年導之以冥行之
視狗馬寸心圖報為如何也引而進之正在今日執事其亦矜
察之

上宰相書

趙狀元

某嘗讀三代以下書切怪治世少不治世多反覆詳究私歎初
非治不治之至於此也天生時聖賢乘時天下之人日趨於無
事之境其形甚微其來甚密衆人属目未見其來之形而不知
境界之既立也造作言語挈而之他委既成之業違將亂之時
天力返所不能勝譬如大江既決奔潰四出浸淫日久漸復故
道人力既至則可以盡復初來之舊而後憂不務出此乃多為
隄防以障惡其所當行而引道其所當避無怪乎河患之不息
而前功之頽弃也人之言曰去來者時也可否者勢也嗟夫不

在立相造命之語而挽之某知其無足云也而言語如此亦可謂
不知道者我國家以道德仁義統天下垂二百載陽九之運既
去太一之福斯生誰與之功也共惟太師相公積諸中者如天
地海內之辨亦不足以形容万一獨其見於外者熙然為春祭
然為夏肅然如秋冬者人得以指而名目之曰此春夏秋冬也
安知夫元氣初何可別哉亦有能言太師相公之見於事業者
矣今天下之人自以為脫戰國之場而履衣食之地無輸運之
煩而致安靜之福息金鼓之聲而罷紘誦之教朝廷之上法令
脩明典章備舉夫吏盡其職民安其業則曰相公使我致此又
安知所以勃然立太平於擾亂之際者聖主配天之至德而相
公格天之大功也某聞之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有堯舜在上禹
稷為相禹在上皋陶為相湯在上伊尹為相文王在上周公為
相凡此數聖賢者所謂一德享天心也至於成王之於周公君
臣之際漸見間隙則風雷飛變宸心一悟反災福於瞬息之間

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周公至此其視禹稷臯陶與其身之
初亦有所不足哉自三代以還能探天意以立時運惟主上與
相公足以當之主上推至誠以待相公相公推赤心以報主上君明
臣良知天意之必回而民以之思治也斷然不疑偃戈植文以
迎天意以順衆心當是時羣議毛起欲壞成績彼方安其未成
而時其將有立也而不在我者既有以處此矣惟相公能知天
意之所在主上能循相公之所議天亦知主上與相公克當其
忻然聽之是以十餘年間兵甲寢息五穀時熟天地清明日月
照耀南北赤子一歲所活幾千萬人十年之間十倍數之爲幾
人哉昔之言曰活千萬人子孫封侯漢室蕭曹僅能與民休息
子孫傳國幾二百年况相公生死骨肉不可數記天之報秦氏
與皇宋無窮人惟曰不足也某西南之鄙人也以職事至闕下
者相公賢開絳帳領袖後進某隸業功名親聞木鐸之音倉卒
之際相公寔大業定大議某亦親見之惟其身何者動植得被
教育又自私念居今之世得直高稷臯陶伊尹周召辨魏堂堂
豈非天錫之願畢矣某受教之舊亦不負天所賜矣惟相公召
而許之與錄而用之使其某得生成在臯陶之下不負爲臯陶周
召之民志願允異矣

文八十一

十一

代上太師書

同前

某鈍滯無能因緣世恩得被養蒙竊祿厚二藩守過其分其成
無功尚追刑誅猶不自懼某陋之詞每至黃閣之下僥觀德澤今
漠然無報必其不肖之狀既形而驚蹇之步不可策也傳有之
時不再來聖主不世出良相不時出天下既平風俗淳厚大者
成勳名小者效尺寸向之深山窮谷遁世不耀之人皆有投足
宜嘉之心豈必人人好富貴哉聖賢相逢千一不可知也不於
此時策名百執事之末亦豈不足指是以雖高帝媢罵蕭何卮
文然能以治易亂以仁代虐則商山之叟弃其八十年隱淪之
舊求歸漢起以共扶持四百年之神器史失其意以爲卑辭厚

弊真果可以致來斯人是不善議時也自今觀之四老人且至其外有不至者哉天下之士有不以貧賤為耻者哉故曰我後子先古今人情一也共惟太師喬岳孕秀以為皇末万世社稷之輔靖康始難則已逮大節定大議宗廟享之天地知之兵興一周未有底極主上既已厭兵天亦悔禍之延順人心而弭難也在廷之臣無有能合天意契聖心者相公寔始慨然以身任之自是兩朝赤子始得解甲釋兵以與父母妻子同有生之樂古者非撥亂之為難一日廓然有治平之功此最難者也以其致之之難是故遇之之難以其遇之也難則天下之士愛日競辰懼不一投足於其間也蓋亦理之所必致者矣少相公既已為此時矣凡有血氣必有爭心此其所以再三瀆尊不慮斯刑案之也伏念某蒙相公器使而弟愚亦蒙聖恩視領近臣相公實推挽之兄弟冒寵不知報德然猶叫號而不知止則以其親值難得之時及此日得効尺寸使人不謂天下有道而耻為貧

賤也抑又有不敢云者某從仕三十年家無餘貲無田可耕無屋可居弟某在時屢入有繼奉以三百指諉之門戶凋喪兩家幼累萃於孳然之軀自以紆朝廷組綬立於士大夫之後不欲逐商賈謀財利以自活而至危急如此進退如此不控告相公欲何為去也伏惟造化之宰念使令之舊哀旦夕之急憐其齒髮之衰察其志願之切尚之西南一郡俾得盡力某雖不肖願奉宣朝廷法令不敢曠職以累陶鈞之化漢史紀孝宣中與丙魏有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某老矣尚能以此報聖朝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相公儻加德焉

上宰相書

方舟先生

某聞之天下之勢蔽於天下之風俗而風俗之變成於士大夫之好尚勢有不可以為偽而風俗不可以驟革聖人非難乎革也以為首之之難也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其不能以相一則必襲其不一者而求於至神至密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天勢之

所激是果何以致此大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宰相丞
百執事於其下習于寬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無擾心意之
所積口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
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為六一世之所安則必將有不慮
之變蔽於其間而勢遂以成天下之人惟見平勢之宜為此也
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其尚者之所樂為今日之所安皆
習久而玩熟放弛而不力則稔成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之處
此惟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
動而雷聲者靡然變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自力之所樂
所安之既熟蓋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為任事而循名責
實至於使之蹙頓不寧則又非盛世道德密庸之意恭惟真宰
造化天藏而人運則今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自革於
偷懦苟且之俗石豨不肖何敢議及此耶重惟今日之治天下
士大夫宜各竭情殫慮曰小曰大隨所處以自力丁事功之急

願和于所樂所安之習而視景偷日一切相戒以無為多事則
吾君吾相未必肯許其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
習俗風流之為憂而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
所寓甚微而毫髮之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虞之悔
異時熙豐之盛以極于宣政之大過執事唯不知紀綱法度之
所在而一切從事于虛文以侈天下之耳目勢既稔成而風俗
如平川大波放瀆發洩求其所以至此而不能得相激相作一
日之積而為尔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主聚教訓忠厚
之澤所以浸漑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石之私憂過計獨不
及于天下之勢而以原于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
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喻以措
火積薪火未然而謂之安詎之通達國體而必有見于此矣夫
以文帝之寬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則誰肯為天子任其嚴以
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以仁而長者流于鄉原不可不畏也今日

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通其變使民不
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其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則墨而墨者黜
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於此而後興起也
石孤遠小官議輒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遲晚垂垂五十卽寒
凍餒之恤所不宜言以求出其言則似非苟然也天下之事忠
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石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與蔣丞相書

同前

以不言爲施以不言爲報上下貴賤交相禮也且言者施之未
大而報之未隆故以天地万物不言爲全相公之於天下士其
所施甚大何用言之於一介之惠而石之所不得不言者非以
是爲報碌碌明其心以不徒言於稠人中也不別相公幾年蒙記
存問蹤迹姓名於蜀士去來者日孰一日不倦於成就迪誘而
納之於造化之塗枯朽挫折十顛九躓煩培壅而費執持者天
下士莫石之若也今天子作新人物相公獨運進退去取之權

卷八十五

十五

甚備賢不肖善否之狀甚明而無有雜糅混并不辨者相公乃
肯曲收於毀垢踈斥而全貧乏者誠以石親老而急於養也雖
計日受廩而食之於前旨味膾膾所得不絕愛其親以不遺人
之親石受賜厚甚此其心不待指天誓地人皆知之似不必更
言言之贅矣但不忍默默以負相公期望之意此來沉黎爲六
詔極邊淮則大渡河爲蠻貊退則關九折之險爲山程昔王尊
吐馭以矯王陽面車名爲中王陽不肯以髮膚犯險况人
子忍以垂白八十之母履此畏境哉今年喪小弟舍妹新寡母
淚不乾兄弟各得一祿地舍弟在嘉州亦極邊石俸入粗可以
供養而煙瘴風雨陰翳衆山刺天民夷雜居一月兩月不一二
觀星日光明夏月猶附火衣綿毒疇中人脚弱頭重無聲藥可
仗雖以此爲親驩然亦方寸炯炯不能自志傳曰永錫尔類相
公念此以矣似上下必言也誠得便於親計使營一杯菽水晨
昏致相公所以分甘絕惠於人子者亦區區之心也所幸此來

民夷似相向察其公廉不擾而知其信義有立相与強屬互市亦備知吾君吾相不遺忘遠人而厚賜之至此也到官有一二事似非書生常談盖前此一二守有請而未獲者伏惟相公當國石適守此郡操刀必割与空腹推食二者用捨之機惟審圖之于浼鈞嚴不任戰灼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十五

文粹

十六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

上侍從書四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濟南先生

某聞古之名臣所以下芻蕘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已而廣聽後謀欲取其智以益已之志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已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憤不忍失必譏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已之志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爲已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假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策然其人之才識志意亦可察見某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揆量常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異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夏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嘗欲復効愚忠思未有以數日者獲得樽俎

六

一

竊聽餘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說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取輒陳管見以訂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化惡誣謾之俗以三歲秋賦四方游士容于京師偽為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甚善其善然國朝著令厲禁素密茲生詐起必朋比相容共爲詆欺故欲嚴地著之法則地著無取之人與容茲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畝爲一戶戶爲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旣得而詰也則地著之偽不可除矣欲嚴互保之法則彼冒戶之士自爲朋儔更相蒙蔽初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戶籍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連囚間謀亦無自而知彼給保之數合式有司無得而詰也則互保之偽不可除矣而又况天府試期比諸路爲晚彼無恥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詭其名而冒名代人者且士人應奉覓官將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誑

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已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文館生使各用本貫貢戶秋試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偽戶之士衆然畿內地着真實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首善之地當優之以為郡國之表直亦以為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既建太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應其格乎借不居太學而今也又大置館生汝則不預尚奚郵哉四方之士廢祀與養至京師多假厚貨可以久居太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來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抑亦或以事變靡及或以病而弗堪或喪期之未終或米鹽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閔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膠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散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甚弊之趣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

其實必當使自我至於无弊也已夫偽戶之士非喜及冒憲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費用止以本貫解額太寡故裹糧負笈垂集京師傲倖於一得而已若已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真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苟異耳又况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抑某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為偽之為愈天下解額既平雖日博而使之為偽戶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蜀等處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此為最優故十取二三三者有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有余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名會計而揔準之約為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天府無間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達于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費費用以為開封偽戶者乎行將使士風不寔

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身直行勸鄉里稱為善人矣此亦教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烏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圍牧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牧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匪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圍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吁是亦待五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甚衆自諸科銷併改為進士之額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為多天下之士應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非姑息也或曰子之說誠善矣

然亦有可欺乎曰不過妄引程濬張為虛數以給于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土地著為孝而安處於鄉不為誣謾而務為忠言雖張虛數其亦可與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弼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猷有為必以忠信為主而又職當禮教在兼儒師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平為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已久矣寔有待於執事之更張矣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攷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嘗試之論也

上東坡內翰書

馬學士

愚僻嘗自歎鄙性有不幸凡天下得利之處衆人之所汲汲者自強其身終不肯前去於取窮可諱之事則往往欲奮而願太山梁父古先王封禪之地也上有金函玉檢之書告功皇天暴德后世東望幾日矣終不得一往稱贊盛美乃欲登首陽之巔尋富春之瀨想見嚴夫狂奴之遺事又聞長安有天子之死曰

上林其間毛羽鱗介沙礫牙孽虫蝦蟇躍而啾唧者不可勝計
終不能條列品目作為辭賦以夸麗取妍于時私心乃獨喜燕
趙之士賣漿屠狗之人則欲撫劍而悲歌過通都大邑公侯富
貴之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乎如有鬼物鑿灼其足入其郭必
至腐城敗壁之下恐有操瓢而飲水者嗚呼切自歎恨獨不知
此心顛倒若是者果何耶抑嘗學為詞放聲而長吟誦說美德
則語蹇而意不數遇事有所感激不得其平而鳴則語暢而條
達某乃江南鄙人也犬馬之齒及壯矣數名不聞于時短褐不
償其身累大口衆無斗粟以飽正坐此窮耳每欲求天下青雲
豪傑之士而託之以此身茫然四顧廓落無所合故自前年過
重湖浮大江渡淮泝汴至于天子之國賢士大夫雖未及見亦
嘗側聞其風美聲皆道大德博整修其身赴時而就功雖步趨
談說必求合於規矩法度顧不肖之所挾持將何以動之乎獨
聞眉山先生放然不知時負罪抱釁而自弃於谿山僻陋之域
或無悔

上內相蘇公書

澗上丈人

月日某東向再拜上書于內翰閣下某自以才能無奇而志業
未就未嘗一執贄以來見於當世之鉅人賢士間者詣闕上書
請立先正文忠公神道碑而願假閣下之文以為大賜於是始
踵閣下之門屢閣下有懸弧之告不得望見大賢人之風采猶
嘗以書屬於令子退卧畎畝為病所嬰涉夏歷秋介居韓野既
不聞朝廷允俞之音又不聞內翰開可之意思之悻悻中夜以

興瞻望京邑魂神雅越伏念先正文忠公迨事兩朝歷年多有
勲勞於天下如其前日疏之朝廷布之下執事者皆可致不認
而宜書之美特有未足然自先正薨背逾四十年墓上之柏亦
已拱矣而其之祖考又皆無祿相繼殂謝是以表墓之刻久而
未立若有待然伏惟某官之鴻文大學充滿天地度越古今前
未見美而後難為其紹一言之出後世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先
正今日獨得假其稱述以垂耀後世豈唯先正實享不朽之榮
而其之不肖得遂其至願其亦天下忠臣義士用以勸獎而後
世之論考先正之行事將不求之史而求之碑不知閤下固已
嘗被詔旨而抒雅意乎此某之所以日夜仰望而莫知所值之
者也是用馳一介之隸布其愚衷以俟閤下進退之而其之族
親故在他處固將鳩輯先正之遺文籍之協力以畢是事而某
之不肖之疾亦漸就平愈不越月將復走京都伏門下以躬承
嘉命坐而馳書以瀆高明誅絕之罪固無所追伏惟內翰裁察

卷八十六

五

上席侍郎書

粵國先生

知府侍郎閣下某僞負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擢取為老
大詞氣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竅為踈濶所以未遂即
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選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
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官遽奪所依此其
肯中不能死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
无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唯閣下裁擇其初讀書時未
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
多攷論前代怪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
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枹擗遇旱則有功戈弩
劔戟臨衝堦登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采非得已龍蛇雜處
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
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各歸有功自此以
降不可勝數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巨扈互成相太

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人王家焉功臣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又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元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採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備但不姓姬耳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室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驟擇士唯取通文律知古語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請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邢侍郎書

玉臺王公

某嘗謂才之於世不可一也天下有事以奇為先天下無事以能為重方其有事也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披患解紛與慶補弊以趨於功名之會當此之時非奇不足以濟之及其無事

也智者有餘謀必鑿而生事勇者有餘力必貪而喜功紛更吾為無病自灸而天下騷然不寧矣當此之時非重不足以安之切觀前世治亂安危之源其始未嘗不以才而成而其終必為才之所擾時君主知奇才之可與有為而不知重才之可與有守是以卒至於亂危而不悟甚可痛也昔者鼂錯峭直刻深專以術數開導人主乃欲復削諸侯更定法令景帝獨善之而申屠嘉不用公孫丞相以需術進而懷詐取容張湯以律令顯而深文巧詆武帝皆尊之而汲黯被黜夫是錯公孫張湯其才非不奇也而無所用於景帝之世申屠汲黯正直守節以身殉義招之不來撓之不去其在朝廷則能尊主庇民以消未萌之患此才之重也而二帝莫能用故景帝有七國之禍而武帝末年盜賊並起此用奇才之過也某自壯角讀書已聞閣下名及長大沈摺紳先生遊又稔聞閣下之為人如古申屠汲黯而學術政事過之閣下為布衣時其闕大之器已有公輔之望自初

登科遂外冊府歷臺省侍從議論人主前皆守正不屈必直其
行而後已毀譽得喪一不能動此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
者至歷藩輔當邊寄從容談笑而事無不理又皆閤下之餘事
也閤下之才可謂重矣其仰閤下之風而恨未得見劾官西輔
未及一年適會閤下入鎮於此其亦得從賓幕之後朝夕進見仰
視堂堂之容而側聽緒餘之誨信乎其所謂聞矣其愚且直才不
能竒而切愛其重者今日起事下風誠不勝幸願昔孔北海論
禰衡以為鷙鳥累百不如一鷄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古之君子
所以相與者蓋在於此其非敢望衡也不識可辱北海之知予
惟閤下裁之

與黃尚書書

五臺王公

戶部尚書閣下去年冬初曾遣人奉書去人今尚未回不審得
達否此日秋深伏惟論思之暇台候萬福某監廣漢郡七月中
代者已來交割訖自念從仕三十餘年在官日少間居日多口

文平六

下

累愈疲衣食愈不足既未有退守之計不免仰祿諸葛孔明出
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每讀至此自傷此志之不遂也西南自失關隴以來狄人日
有屠蜀之心去年破饒風廬山南不守而歸今年破和尙原正
青泥阻險而歸蜀地四路利州路今已殘破夔州路山險瘠貧
東西川號為饒衍者亦不過數郡自用兵以來歲費十百方
力屈貨殫坐以困弊計之乘舟泛大海而無津涯畔岸可為
危慄今郡縣吏收養百姓隨軍計司主財邊將治兵各不相知
故民已困而計司誅求無窮財已匱而邊將募索不已縱免外
虞必有內變而執事大人曾無遠慮苟幸無事以偷朝夕此事
朝廷不可不知也蜀地僻遠朝廷之事不能悉知時見邸報一
二則似安樂無事然其切私恠主上越在東南于今八年宗廟
社稷未有定止宮省庶事率多草創不知廟堂大議凡所以云
為者王耶霸耶如孔孟之學欲王無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若以斯言迂闊難用則蓋亦先定吾規摹霸有吳蜀明禮信脩政刑使上下一心內外齊力以觀天下之變勢不出十年亦可以得志矣閣下以為如何無緣面論向風馳仙千方為國自重

與鄭侍郎書

玉臺王公

得象侍郎閣下春中曾上狀此報此書中路已浮沉矣往年京師數得拜見款間議論之益遠別以來變故如此可為流涕昨春得邸報見閣下姓名進貳天官恍如夢寐因郡中遣人草率附書不意此書不得達也懷想盛德曷勝馳情迺來秋涼伏惟論思之暇台候方福自北胡稱亂天下左社主上即任南都轉徙吳越于今八年仁聖焦勞於上群賢雜遝於下而中興之業圖王定霸未見有卓然安定之計昔夏少康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能修德以蔑過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蜀之地不失於綸夷狄之暴甚於過戈或者比少康之初有未足乎

文八十六

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閣下向諸公勉之至如西南之事虜人日有屠島國之心兵將之奉歲以十百万萬賦歛愈重征役愈煩民力不支已自敗矣執事者曾不熟慮周思為長久万全之策有識之士深為憂也其疎愚無取非敢論說短長但自笑平生所學迂闊難用聊與閣下發之

上黃門蘇侍郎書

固窮先生

古之聖賢自任以天下之重雖功名富貴時有不同至於進退行藏不過一道曰正而已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夫惟時之必有治亂道之必有興廢而聖賢之有遇不遇也是以古之人用則以正進其身不用則以正明其道昔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伊尹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也又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伊尹非不知湯之必可與有為而欲亟售其身也蓋以為不能目重而輕以身徇人則物重而已輕物重而已輕則人君亦

將易之而莫之尊憚道未及行而已先屈矣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惟處畎畝之中以天下祿之而有所弗受使一朝得君而信其說則知其心不挾天下以自利也故能以匹夫之賤屈萬乘之貴舉天下之大以聽其所為而不以為泰者其道出於正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非不知時之不可為也而每汲汲於求進蓋當時士大夫握腕而游說者術有餘而道不足苟可以邀利而求名者率攘臂爭先揚墨之徒又倡為邪說以亂先聖之教孟子以為不直其道厲其言則不足以決天下之聾瞽而反於見聞也先聖之道遂至於委靡靡而不復振也故傾側齊梁之間據禮以折右師之汰抗詞以伐臧倉之毀其言較嚴厲之以激末俗而振頹風軻若得志其功豈減伊尹哉故伊尹處時之可進而每事於退孟子處時之可退而每事於進二人迹不

同而同歸于正何則伊尹先正其身而後行其道者也故將進而先之以退孟軻取身退而道不明於天下者也故處退而示之以進將進而先之以退不詘身以伸道也故身益尊處退而示之以進不屈道以伸身也故道益明今夫功名富貴人之所必爭而聖賢之所不能為者也唯不以物累己者貴身而踐功名大我而小富貴功名富貴一付之儻來而不輕以身与之較故已重而物輕已重而物輕則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富貴而身益尊貧賤而道益明此伊尹孟軻之所以同歸於正無意於世而世歸之也後之君子則不然其待物也重而其所以待己也輕道不足以勝己已不足以勝物已與物相戰於榮辱利害之途而卒為物所勝則挾數任術以事攘奪背師毀友以奉權勢如漢之平津安昌侯輩身為名儒經術爵位居當代之冠觀漢帝所親款與時流所歸重必有大過人者宜其正色慷慨發明六經之蘊足以救末學之弊而折英雄之謀然位至鼎輔而身

不免於阿私口談先王而行有長於龔斷唐之柳宗元劉禹錫
數子才名擅天下其議論文采固足以自立於世然不能厚自
濺拂而見得忘義附麗匪人一跌而不復鼓言怨刺亦足以明
浮議是豈功名富貴誤使之然哉平津安昌有其位而不能以
正守之故志在持祿而卒死於阿諛宗元禹錫有其才而不知
以正用之故輕以其身為人用而終亦見弃於世是數者皆負
能為之才乘可為之勢惜乎不知以正行之也其生長村野未
嘗獲見天下偉人自顧愚陋何足以造古人之閭闕然自少稍
知讀書嘗聞父帥之教曰吾鄉有老先生蘇公者其為人也好
學樂道有伊尹孟軻之風今雖不及見其子東坡先生與黃門
公皆能以老先生之志行於天下高氣直節凜乎在上如巨山
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豐功厚利賒足天下多矣是以揭來京
師願一望見之而二公適在朝廷幸今天子即位之始稍欲收
還故老大臣尊禮而用之二公德望在天下凡忠臣義士奉手

相賀者莫不以二蘇為稱首幾幾伊尹孟子之志復申於今矣
惜乎未及用而東坡先生遽厭世公亦棲遲在外夫公之遇不
遇四夷八蠻視之以為天下重輕公豈永於世者而天下望之
如此今雖不用公如用之亦未易淺而前也彼用不用於公何
有哉子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而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
取之也夫守正行義持之以不動心而剛大之氣遂至於塞乎
天地則舉天下之大孰為有重於我者天下之大莫有重於我
則公之處世豈不綽綽然有餘而其志豈淺哉觀公正色立朝
而使姦人佞子屏氣側迹知有畏憚及一旦解綬去職遺富貴
如馮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想聞其風槩爭自凜雪唯恐有污
於已者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累於正矣湘沅長沙屈原賈誼之
所以辛酸愁苦而卒殞其生者也而公涉嶺万里觸冒瘴癘困
折百端無一毫少挫竟完節而歸脩然獨居釋三公大人之尊

就顏回原憲之樂剛明之操過乎屈賈之上豈非道足以馭氣
氣足以勝物而所守獨出於正者邪昔臬廣平治南海開元召
而相之使大闢人迹之比至不交一言廣平惜一言之出而天
下之仕者不敢不以正事其君張曲江勸人主重名器且云羞
與牛仙客輩等列雖以此踈外而終唐之世天下稱曲江公而
不名仁賢之遇不遇天也豈一嬖人所能毀譽二公亦知天命
之在我而無遊乎人言也故能以正出處而不污其身今公之
進也以禮而退也以義進退行止一本於正而不以貧富貴賤
累其天真上期合於伊尹孟子而下得遂廣平曲江之志則公
之處事亦可以無憾矣故某不自揆輒舉伊尹孟軻與夫宋廣
平張曲江以折公孫張禹柳宗元之徒而試陳于執事卒然不
知其身之賤而言之僭也伏惟執事才全而德不形道大而不
遺微細感鍾離之採聽越人之音而怜其志在於父母之邦也
少加優容他日使得問道於下風不勝万幸

文平六

二

上虞尚書書

固窮先生

教化之本莫大於厚風俗風俗之本莫大於重名節天下之士
固有委之以利而不動凌之以威而不懼若是者舉世譽之而
不加喜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使天下皆斯人之徒則無畏乎風
俗之不厚也天下之所畏者時附世之士願望詐諂之人視
俗好惡以為否臧隨時俯仰以為去就使其徒得志於天下上
足以為朝廷衰亂之原下足以為風俗夷陵之漸是以古之聖
賢小而處一鄉大而治天下必使其人輕去勢利重惜名節而
後已何者世之盛衰視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視名節之輕
重苟世雖盛也而名節輕則風俗薄而不救其所以亂世雖衰
也而名節重則風俗厚而不害其所以治昔者東漢之末孝士
大夫人人有輕勢利之心故鼎鑊之威不能移忠臣義士之氣
曠蕃李膺之徒談笑入獄延頸就誅有死而已不能偷生以附
權倖其後曹公挾震士之勢高爵厚祿以招誘四方之豪俊引

之以名啗之以利而猶不從則挾之以威立身以執然一魯國
男子慨然爭之以至終其身而不敢取蓋先王之澤雖衰而烈
士之風猶在士之輕去勢利而重惜名節皆當世名卿才大夫
有以唱之故清議振於上而風俗厚於下後之爲士者不然其
視勢利之崇不啻太山之重而存名節不啻一羽之輕也故其
嗜利之心如販夫販婦未嘗有相篋斗升之獲一朝而得十金
其素所蓄積者挾隘褊小而卒然得之自以爲不貲之富故其
志小而易以利動爲士者既以此自喪而上之人且從而市之
故愚以爲名節之不重始於士大夫重利太過而名節之不立
始於爲望者趨利太急重利太過則失人趨利太急則失已失
人則所得皆進取之士其弊也害教失已則循物而有苟得之
心其弊也害道是二者皆非所以厚風俗而立教化也其末後
切有志於此矣頃者朝廷大明黜陟以賞罰司天下之士近自
畿甸遠至郡國崇飾學校作新天下之材治將有以振起末俗

追復三代之風閣下以真材碩德實當其任用是輒進其說於
左右夫簿書獄訟俗吏之所爲而移風易俗儒者之高致也往
時朝廷患學者之淪于習俗而不知正道故設為庠序經術以
教之由是世之學者考古而不詭於聖人見理而不溺於異說
可謂盛矣自元豐以迄于今三十四年間士風四變大者乘利便
以取世資小者飾妖言以譁衆聽亦其守道純正足以激流俗
而振頹風者百无一二豈人之節行固有時而輕重耶夫三代
之盛略其文而責其行取其實不取其華處之以名利必爭之
地而觀其無奔競欲得之心故士惟務已而風俗自醇僥倖不
生而人知廉恥今之垂紳搢笏從容於廟堂之二者皆昔之草
野飢餓之士守死而不徇流俗之人也然則使之一日遭世變
而處畏途履危機而蹈水火固知其不捨已而徇人矣夫富貴
爵祿人之所甚好而凍餒飢餓人之所甚惡也然義有取舍則
所就有重輕使所好有其於爵祿富貴所惡有其於凍餒飢餓

則寧凍餒而不為富貴寧飢餓而不為爵祿是何也不以所重
易所輕也今之學者急於名利富貴之途而重有飢寒凍餒之
患降志辱身以求媚於世者多矣名節之不立蓋始於此夫飢
寒守死之士進取者之所不屑而王公貴人之所借以勵天下
者也自閤下之來蜀之孝者曰布衣至於士大夫群至而雜立
乎屏廡之下賢不肖固不逃乎執事者之輕重然其間卓然以
清節自誓足以副天子與孝置師與閤下推誠誘進之意者將
何人哉某省之賤士也自弱冠游學京師凡十年自願愚陋不
足以為當世取舍故未嘗輒求聞於縉紳先生會去年春龍飛
策士陛下不以其微賤擢之上第今者幸得託鑪錘之間行將
入仕以成其所學於世矣不識執事者將何以教之歟夫千金
之子志在於千金則與之以百金而不動萬金之子志在於萬
金則與之以千金而不顧何則其所挾者在於千金萬金而百
金千金所不能動也士之為已而能自重其所挾持者遠則其

所不屑者愈大故舉天下之大而彼有所不屑焉則其志又不
特千金萬金之比矣古之人其取人也必觀其所不屑然後許
以名節而士之自立於世亦必能有所不屑然後可與論名節
今世之狹小之士內懷穿窬之志外飾淺近之行而曰我為名
節者皆中實之士是竊其名以自售也其曰時有不得已而少
貶焉者非固守之士是與世而俯仰者也夫與世俯仰及竊其
名以自售使其人一日得志焉則俗之敗壞必始於此故愚願
閣下留意於此焉伏惟閣下望重而德尊愛民而好士寬厚忠
義之資足以消刻薄矯詐之風公廉正直之操足以激貪鄙僥
倖之俗士之進見者皆釋然有得於眉宇此某之所以區區不
能自己也惟閣下怜其有志而恕其狂愚取其一時之言而期
之異日之効則某之望於閣下豈徒西蜀蓋將由是而達之天
下播之士大夫之間舉天下之衆皆知名節之為貴則某之志
於閣下文將有大於此也

